

就連樹都有溫度。

被太陽照過之後會暖暖的熱熱的，下雨之後會涼一些，但仍有餘溫。

夢南坐在樹下時總是會下意識伸手去抓握著那堅硬又粗糙的樹幹，眷戀著一些溫度或是一種補償，她放開的、沒抓到的太多太多了。而她總是緊握到指甲卡了樹皮屑，掌心也烙上紋路才會猛然驚覺。

但是無論多少次她仍未改變這種習慣，她渴望著握住什麼，擁有溫度而不會排斥她的，甚至有時候她便以如此難受的姿勢入睡，淺眠不曾有夢。

她少有思考過，為何自己如此冀求溫度卻游離於人群之外，討厭溫暖舒適的室內，又對柔軟的被褥陌生，而那是常人該習慣的事物。

唯有一次，來到ZERO之後，她曾躺過勉強可稱之為床的東西，一個被丟在路上的睡袋。僅只是出於新奇，她照慣例把東西拖到她的樹下使用——卻做了一場深刻的夢。

夢裡有很多人，成熟的男性、美麗的女性、小孩，還有一個溫柔哀傷的青年。她一個都不認識，而那些人各自談笑，夢南似乎從未存在。她怔怔看著男人女人逗弄小男孩小女孩，一幅美好家庭的景象，她卻不在其中。她轉身看見一個小男孩跑開，嘻笑著留著孩童特有的歡欣，夢南卻沒有任何自己幼時的印象，她試圖伸手探問，而那名青年走過她身邊，轉頭給了一個哀傷的微笑，只是眼神並未聚焦在她身上。

幻影的世界，然而夢南對於這種被遺棄的感覺卻覺得莫名的熟悉，儘管同時她也明確認知這些都不是屬於她的記憶。她看著所有人影消失，默劇落幕，然後一陣細碎的哭聲替一切添了點真實。

她轉頭，看見一個長髮的女孩子抱膝坐著，夢南直覺想靠近卻又裹足不前，直到那女孩微微抬起頭，露出了與夢南百分百相同的臉龐。夢南忍不住狂奔，她想擁抱那女孩，她想要保護她，那是夢南之所以能存在的意義，她放聲呼喊那被她丟棄許久的名：「冉、梁冉……！」

然而當她展臂擁抱時，幻影消逝。從來都不是真實的，怎麼可能有任何溫度，在夢中連自己的指尖都如屍體般冰冷，她順著前衝的力量慢慢臥倒在地，直到黑暗將她吞噬。

再度醒轉的時候，她發現她早已掙脫睡袋，以極其扭曲的姿勢縮在樹根間，她伸伸懶腰跳了起來，夢境已然遠去，只留了一個名字與一份輕輕淺淺的哀傷。